

——读书与做人——
近代名人大学演讲录

□ 刘运峰 / 编选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在大学时代，读书固然重要，做人更不可偏废，读书决定着知识的积累，做人则关乎生命的境界，正因为如此，读书和做人，才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

本书所收演讲录的作者，都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人格高尚，他们自身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读书与做人的完美统一。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这是大师的教诲，这是长者的叮咛，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启发。甚至，在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受益终生。

责任编辑 强 华
装帧设计 郭亚非

ISBN 978-7-5309-5384-6




9 787530 953846 >

定价：25.00元

□ 刘运峰 / 编选

——读书与做人——

近代名人大学演讲录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与做人 近代名人大学演讲录 / 刘运峰编选.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09-5384-6

I.读… II.刘… III.名人—演说—中国—近代 IV.I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4772号

读书与做人 近代名人大学演讲录

出版人 肖占鹏

编 选 刘运峰

选题策划 李勃洋

责任编辑 强 华

装帧设计 郭亚非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6开(787×1092毫米)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5

插 页 2

定 价 25.00元

今天,我们如何读书、治学和做人

(代前言)

刘运峰

我是一名大学教师,在课下和同学们交谈的时候,经常会有同学这样问我:“处在当今的社会,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就业压力,课业负担也很重,要过英语四级、六级考试,要考取这样或那样的证书,为的是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出路,这样,我们几乎没有太多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同学找到我“诉苦”,谈到他们每周要上将近二十门的课,老师布置的课外书实在没有时间读。我说,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课,可以少选几门,分散到各个学期不就没有这么紧张了吗。他说为的是提前修完规定的学分,这样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实习,实习的目的也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听了这位同学的“诉苦”,我心里很不好受。真没有想到,严峻的就业形势竟然把读书置于这样尴尬的境地。

我一直以为,读书的多少决定着一个人的素养。而这里所说的读书,既包括为了完成学业所必须读的书,更包括专业以外教师推荐或自由选择的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教师推荐课外自由选择的书更为重要。因为,现代社会对人的需求和选择往往看重的不是某一具体的专业和技能,而是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和潜力。综合素养非某一门具体的功课所能解决,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它所需要的是日积月累的努力,是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大学时代,最为重要的,不是学习某一个专业,得到一张文凭,而是在大学静谧而充满活力的校园中吸收知识,接受熏陶,感受氛围,利用一切的资源,使自己成为一个知识丰富、人格健全而又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技能的人。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么,大学(包括硕士和博士)就没有白上,否则,即使有再多的证书,再高的学历,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在大学读书的另一个目的还是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话自然不假,但是还有一句话说得尤其好,那就是“隔行不隔

理”。我们上大学、读硕士、读博士,关键要掌握这个“理”。“理”,方法也。我们固然需要学习知识,而且,现代社会要求人具备越来越多的注释。但要知道,知识是没有穷尽的,特别是处在知识爆炸的网络时代,即使一个人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学习知识,他也只能学习很少的一部分。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知识是“技”,方法则是“道”。来到大学读书,重要的不是学习某种技能,而是掌握科学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接受一种相对正规的学术训练。

读书重要,读书的方法也很重要,但最为重要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做人。就做人而言,读书也好,治学也罢,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读书、治学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健全的人格,成为社会建设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一员。但是,平心而论,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比较明显。举例来说,我们在待人接物方面还有许多不周全之处,还缺乏基本的礼貌。在社会公德、社会责任心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读书和治学的品位和境界。

我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让我们警醒。我相信,我们现在遇到的困惑、难题,前人也同样遇到过;我相信,我们今天想的不大明白的事情,前人可能已经想明白了,尤其是那些文化大师们,他们以自己知识的渊博,经历的丰富、人格的伟大,对于人们的困惑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大师的声音:

谈到求学的目的,梁启超的回答是:“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别问题。”

蔡元培的回答是:“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

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蔡元培认为，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培养学生“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能力”和“艺术的兴趣”。那么，怎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学生呢？蔡元培提出了三条标准：那就是“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和“骆驼样的精神”。

再看张伯苓的话：“研究学问，固然重要，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这些话，真是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因为，它们和那些纯功利性的教育手段和目的格格不入，它的主旨在于通过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完成健康人格的塑造。

近几年，“国学热”突然升温，这未必是坏事，但是，如何去研究国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八十多年前，梁启超就告诫人们：“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该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行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同时告诉人们，对于文献，要做到“求真”“求博”“求通”。细加品味，研究国学如此，研究其他的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在文献上做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抱着一种躬行的态度，又何愁写不出像样的学士论文、硕士论文乃至博士论文呢？

大凡我们刚刚进入大学读书，往往抱着一个远大的目标和志向。“振兴中华，舍我其谁”，这种气概，在许多同学身上都曾经表露过。但是，一旦遇到挫折，一旦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就往往垂头丧气地败下阵来，就往往随波逐流，不再有昔日的豪情壮志。尤其是离开校园之后，更容易消沉和沮丧。那么，请看梁启超当年对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们的嘱托：“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小之在一国，大之在世界，小之在一时，大之在千古。”“古圣贤一二人可开一新风气，何况我们有三四十人，三人为众，三十人便十倍了。且学校生命是很长的，一年三十人，十年便三百人，出校后若能互通声气，立志创造新学风，不怕一般青年怎样堕落，我们发愿心来改正，终有成功的一日。”

《论语》上讲：“吾日三省吾身。”对此，陶行知先生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叫做“每天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读到这些话，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内心感到一种震撼的力量。

大学学习是一个过程，四年乃至六年十年之后，除了极少数同学可以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以外，大多数同学都要走向四面八方，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那么，离开了学校，是否就意味着告别学问呢？胡适先生给大家开了三个“药方”那就是：“问题丹”“兴趣散”和“信心汤”。即“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作伴”，“总得多发展一点专门以外的兴趣——‘业余’的兴趣”，“总得有一点信心”。这三个“药方”，可以让我们清醒，让我们摆脱痛苦，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使我们变得内心充实，精神强健。

好了，限于篇幅，我不再饶舌了。上述举的几个例句只是书中极少的一部分。要详细了解这些大师、前辈们都叮嘱了我们什么，要解决我们今天如何读书、治学和做人的诸多困惑，就请读一读这本书吧，相信你不会大失所望，不会空手而返的。这也是我搜集这些演讲并编辑成书的主要原因。

2008年6月9日，南开园

目 录

梁启超

-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002
学问之趣味 007
美术与生活 010
敬业与乐业 014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 018
什么是文化 024
为学与做人 031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036
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 045

蔡元培

- 抱定宗旨 砥砺德行 敬爱师友 050
发展个性 信仰自由 服役社会 053
活泼进取与坚实耐烦 056
科学头脑 劳动能力 艺术兴趣 058
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 061
大学生之被助与自助 066
复兴民族与学生 067

张伯苓

- 熏陶人格是根本 072
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的精神 075

鲁 迅

- 娜拉走后怎样 082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 087
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 090
不要失望,只管做下去 091
读书与革命 095
革命时代的文学 097
关于知识阶级 102
关于革命文学 107
文学与社会 110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14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120
要紧的是脚踏实地从实力上下功夫 124

今春的两种感想 128

胡 適

不要抛弃学问 132

问题、兴趣和信心 134

问题、兴趣、信心与反省 139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 143

问题丹、兴趣散和信心汤 147

陶行知

每天四问 154

罗家伦

建立新人生观 162

道德的勇气 169

知识的责任 175

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 182

荣誉与爱荣誉 188

运动家的风度 193

从完成责任到实现权利 199

目的与手段 208

学问与智慧 214

文化的修养 221

信仰 理想 热忱 227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编辑《清议报》《新民丛报》,主张立宪保皇,同时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影响深远。辛亥革命后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等。晚年任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专心著述。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派领袖、社会活动家、学者。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有《饮冰室文集》传世。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的演讲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

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痼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请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格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屐,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量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麓,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意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味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且结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齐来”而后已。所以我们讲趣味主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进,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

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念,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观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都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做官的手段,官做不

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三

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若。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哪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的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

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者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己。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本篇收入《饮冰室文集》第三十八卷)

学问之趣味

——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一九二二年八月六日)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